



風流劍魔

金庸著

風流劍魔

金庸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十六

秃子一看这情形，哪敢怠慢，左腕一扭，右腕疾翻，梭舟“哗”的一声一个急速回旋，立即转过头来。

但是，刚才追来的六七艘快艇上的两个端矛大汉，神情狰狞，瞪眼大喝，借着梭舟飞冲之势，挺矛刺来。

江玉峰一见，顿时大怒，大喝一声，双掌齐翻——

“蓬蓬”两声大响，两个端矛大汉，同时一声惨叫，撒手丢矛，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，直到两艘快艇疾如流矢般冲至近前，才“哗哗”两声坠进水面，高溅的水花，溅了江玉峰三人一身一脸。

但是，两艘快艇，却继续冲了过来。

司马玲无暇多想，故技重施，再度一式“划地为界”，红光过处，鲜血飞洒，右侧的两个操桨水手，惨叫声中，肩头臂均被朱雀剑划开。

秃子也不怠慢，操桨的双臂一拢，“噔噔”两支袖箭，快艇已“轰”的一声冲进了芦苇中。

也就在司马玲挥剑，秃子射中一名水手的同时，后面紧跟驶来的快艇已飞冲而至！

江玉峰双掌翻飞，当前的三名持矛壮汉，纷纷落水。另两名操桨手，也应掌死在座位上。

其余四名操桨手一见，惊呼一声，同时纵入水内。

但是，三艘快艇，速度不减，依然冲了过来。

秃子一见，大声惊呼：

“盟主小心——”

说着，三艘快艇已到近前。

江玉峰、司马玲，以及秃子三人无法阻止船只互撞，只听一声吆喝，同时腾空跃离船面。

“轰隆轰隆”一阵震耳大响，水花飞溅，火星四射，四艘快艇同时撞在一起，铁甲互撞，钢锥对刺，惊险万分。

但是，就在这同时，另两艘快艇上的端矛大汉，同时大喝一声，飞矛向江玉峰和司马玲掷来。

江玉峰早已注意到两艘快艇，一见飞矛掷来，伸手握住了一支。

但是，司马玲却挥剑将飞矛拨开了。

秃子无法纵得太高，略微一顿，疾泻而下——

看看双脚踏上梭舟，“哗”的一声水响，舟尾已被两名纵入水内的操桨手掀起来。

秃子立身不稳，就势翻身，一个“鲤鱼跃龙门”，再度腾空跃了起来。

这时，江玉峰双脚一点，身形再度升起，而手中的长矛，却向掀船的操桨手掷去！

又是一声惨叫，其中一名操桨手，一阵挣扎翻滚，随着一片鲜红湖水沉下水面。

另一名掀舟水手一见，仓惶潜下水面逃命。

司马玲拨开飞矛，趁势纵落在另一艘梭舟上。

江玉峰和秃子则落在自己的小船上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烟雾随风吹来，同时有“剥剥”的烧烧声。

江玉峰三人同时一惊，这时才发现湖水有点儿火红。

三人转首一看，数十丈外的水面浮油已开始向这面燃烧

起来。

秃子一见，急喊道：

“盟主，我们快走！”

说话之间，急忙将冲上船头的另一艘梭舟搬开。

纵落在芦苇内另一艘梭舟上的司马玲，也急忙飞身纵回来，同时急声道：

“杀声已经没有了，他们可能也退出了芦苇荡，我们要赶快冲出去。”

说话之间，江玉峰已用水中的长矛将撞在一起的梭舟撑开。

所幸“水帘山庄”的梭舟快艇，同样的装有铁甲和钢锥，加上对方舟上无人，失去了准头，因而梭舟丝毫没有受损。

秃子也已坐在操桨座上，双桨一划，梭舟立即向水道口驶去。

这时烟雾愈来愈浓重，远处的火苗已经升起，水道中水面上的火苗也渐渐向这面烧来。

再看方才掷矛的两艘梭形快艇，早已逃得无影无踪。

东南西三面的杀声没有了，但岑寂的芦苇中却弥漫着浓重的杀机。

秃子一面奋力划桨，一面急切地问：

“请问盟主，继续前进还是转回去。”

江玉峰毫不迟疑地说：

“当然继续前进！”

说话之间，已到了水道口，秃子一拨右桨，梭舟箭一样驶进正西水道内。

这时西进的水道内已烟雾弥漫，但却静得没有一丝声

音。

江玉峰手中仍拿着那支撑船用的长矛，冷芒闪射的目光，不停地搜索着左右苇林内。

司马玲看了这情形，望着江玉峰，提议道：

“玉哥哥，这样大的杀声和大火，后山上的庄汉一定会发现去报告我爹，我们如果转回去，一定会遇上他们……

江玉峰不等司马玲说完，已断然道：

“不，我们必须冲出去！”

司马玲并不是怕死，而她担心的却是夫婿江玉峰的安危。

如果苇林内起火，到处烟雾，就是能在水中逃走，也必须有窜出水面透口新鲜空气的机会。

所以，她继续焦急地说：

“看这情势，很可能是‘翻江豹’亲自指挥的……

江玉峰冷冷一笑道：

“果真是那老贼，岂不更好？免得我们再星夜跋涉前往瓦岗湖了！”

话声刚落，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“扑扑”响声。

江玉峰三人抬头一看，只见正西天际半空，点点火苗，如慧星之雨，无数火箭，纷纷射进芦苇中。

秃子一见，立即焦急地说：

“盟主，西面冲不出去了！”

江玉峰一听，冷笑道：

“如果我们折返或转变方向，正中了他们的圈套……

司马玲疑惑地问：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江玉峰解释道：

“我是说，刚才那些喊杀助威的喽罗，早在东南两面的湖水中等着我们。只要我们一转向，他们便一涌而上，凿舟掀船，在水中纠缠……”

司马玲一听，不由娇靥透煞，恨声地说：

“小妹正要他们悉数沉尸湖底，也好让‘翻江豹’知道我们的厉害！”

江玉峰见司马玲气得娇靥泛白，失声笑了，同时笑道：

“舍弃斗智而斗力，那是傻子干的事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司马玲已娇靥微红，跺着小剑靴，忍笑道：

“你讪笑我！”

江玉峰哈哈一笑道：

“你等着吧，不出片刻，便有你大显身手的机会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附近突然响起一阵“嗖嗖”响声和火苗入水的熄灭声。

江玉峰三人同时一惊，急忙循声一看，只见一批火焰熊熊的火箭就落在前面的芦苇中和水道内。

再看正西，烟雾弥漫，风势似乎较前更强劲了。

江玉峰一见，望着秃子，催促道：

“王坛主，这是机会，请快划，他们发射火箭的船就在芦苇外面！”

秃子应声，双腕加劲，两桨翻飞。虽然前面不时有火箭落下，梭舟依然如飞前进。

梭舟冲进火箭地带，江玉峰立即舞起长矛，保护住自己和秃子，将下落的火箭纷纷击飞。

司马玲则疾舞朱雀剑，幻成一片红光剑幕，立即将落下

的火箭击落水面。

这时正北面大火已成燎原之势，夜空紫红，浓烟弥空。“毕毕剥剥”的燃烧声，大为惊人，湖风过处，已感到热气炙人。

通过火箭下落地带，就是滚滚烟雾，而且，正北面七八丈外的芦苇中，已有“剥剥”的火苗烧过来。

江玉峰停止了舞矛，司马玲也停止了舞剑，两人回头一看，发现飞箭仍在原处纷纷落下。

由于热气炙人，烟雾浓重，司马玲已不能张口说话，她只是兴奋地向着秃子，不停地指着芦苇外面发射火箭的方向。

秃子自然会意，知道前面不远处是水道出口了。

所以，他一面奋力划动双桨，一面连连点头。

就在这时，正东面突然传来一阵隐约可闻的喊杀声。

司马玲一听，精神大振，兴奋地说：

“我爹娘和陆姊姊他们率领庄汉战船马上就赶来了……

话未说完，一口浓烟呛进口内，她忍不住咳嗽了两声！

这时，三人感到空气一新，小舟已驶出了芦花荡和烟区。

司马玲迎着湖风，挺胸吸了口新鲜空气。

同时，正南水面上突然响起一阵呐喊惊呼。

“他们冲出来了！”

“他们没有被烧死！”

就在一阵惊呼声中，突然传出一声愤怒娇叱：

“快用火箭射他们！”

江玉峰三个循声一看，只见正南面数十丈外的水面上，

有一艘大战船，在烟雾弥漫中，沿着芦花荡边缘，正徐徐向西南去。

大船上，火把点点，人影幢幢，二三十名弓箭手，正凑近火把上燃火箭。

江玉峰一见，顿时大怒，望着秃子，举手一指大战船，怒声道：

“王坛主，划过去。杀！”

秃子一听，精神大振，双腕一翻，直向大战船前截去。

因为芦花荡斜向西南，对方大船正沿着弓背弧形划行，而江玉峰的梭舟却在弓弦的直线上。所以，不难将大船追上。

但是，大战船上的弓箭手，却齐声呐喊，纷纷搭箭向江玉峰等人射来。

江玉峰、司马玲，内心充满愤怒，暗泛杀机，一个挥舞长矛，一个飞舞宝剑，火箭纷纷被击落水面。

渐渐接近大船船头，而大船上的弓箭手呐喊惊呼，已显慌乱，纷纷以箭向江玉峰三人射来，他们看了这等声势，已惊得无暇再凑近火把点燃箭头上的油棉。

距离越来越近，三十多个弓箭手纷纷神情慌乱地跑到船头搭箭直射。

箭势愈来愈强劲，箭支愈来愈密集。

秃子一看这情形，双手划桨，倍受威胁，因而脱口急声道：

“盟主小心，属下下水推舟！”

舟字出口，“唰”的一声已窜进水内。

接着一式“金鲤回游”，立即双手托住舟尾，加速向前推

去。

由于秃子水功精绝，梭舟速度突然加快。

这时，高大的战船上，再度响起那声愤怒的娇叱道：

“大家注意，集中射击那个手舞红剑，身穿黄绒劲衣的贱婢！”

司马玲这时武功剑术远非一年前可比，莫说一阵羽箭，就是暴风雨，也未必能吹洒在她身上。

江玉峰凝目细看火把闪耀的船头上，站着一个一脸忿怒地手提单刀的粉衣少女。

只见那身穿粉红色劲衣的少女，约二十一二岁，生得桃花眼，柳叶眉，挺直琼鼻鲜红樱唇，瓜子形的粉面，肤细如脂！

尤其是她柳腰肥臀高耸玉乳，娇躯玲珑，曲线毕露，确实是一个难见的尤物。

就在这时，船面上突然又出现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粉缎劲衣青年。

只见粉缎劲衣青年腰插一对短剑，生得浓眉大眼，白净面皮狮子鼻，一付健壮的身体，一望而知水中功夫极有造诣。

粉缎劲衣青年奋力一分船头上的弓箭手，探首向下一看，一见是司马玲，立即怒吼道：

“不准射箭，捉活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江玉峰的梭舟已距大船不足五丈了。

船头上的弓箭手被粉缎青年一吆喝，纷纷畏惧地停止了射箭。

但是，粉红劲衣的妖艳少女却娇叱道：

“不准停止，快射箭，快……”

就在船头上两人争执的同时，江玉峰和司马玲，同时一声大喝，已飞身纵上船头。

只见船头宽大，光滑如镜，被船弦上的火把照耀得闪闪发光。

数十弓箭手一见江玉峰和司马玲凌空飞上船头，大惊失色，纷纷奔向船后。

粉衣少女一见，一声娇叱，疾举单刀，越过粉衣青年就向司马玲砍来。

江玉峰唯恐司马玲有失，所以当先飞上船头。这时一见粉衣少女的单刀向司马玲砍来，立即劲透长矛，顺势向对方的单刀格去。

粉衣少女非但不闪不避，反而运足功力向江玉峰的木质枪杆砍下。

显然，她已认定这一刀下去，必将矛杆砍断，甚至可以使江玉峰受伤。

哪知“嘣”的一声，有如砍在铁石上，只震得她玉臂酸痛，单刀险些脱手，娇哼一声，“噔噔”退了数步！

司马玲一见，脱口急声道：

“玉哥哥，别对他们手下留情，这两人就是老狗‘翻江豹’的五女刘汾梅和次子刘立韦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她已圆睁凤目，飞身前扑，挺剑向粉衣少女刘汾梅刺去。

刘汾梅一听司马玲骂她父亲是老狗，震惊慌急妖艳狐媚的娇靥上，立现杀机。

“贱婢你敢骂我父亲？”

娇叱声中，挥刀向司马玲迎去。

粉缎劲衣青年“嗖”的一声将腰间的一只短剑抽出来，望着江玉峰，厉声问：

“鼠辈何人，胆敢登上二爷的战船上来？快报出你的狗名受死……”

江玉峰一听，对方青年是“翻江豹”的次子，早已激起杀机。

但是，他要先证实“翻江豹”是否已来洪泽湖，而芦花荡的大火是谁命令烧的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

“在下江玉峰……”

哪知“江玉峰”三字出口，粉缎劲衣青年刘立韦已面色大变。

只见他浑身一战，厉喝一声：

“二爷烧的就是你江玉峰，纳命来！”

厉喝声中，他飞身前扑，手中双剑耍了两个银花，分别向江玉峰的前胸和小腹扎下。

江玉峰一见，顿时大怒，身子略微一闪，手中长矛点刺而出，“叮当”两声金铁声响，立即将刘立韦逼退。

同时，他剑眉一挑，怒问：

“在下问你‘翻江豹’现在何处？”

刘立韦被逼得“噔噔噔”退了三步，双剑险些被震飞，急忙拿桩站稳，面色苍白。

这时见问，目光怨毒地一闪，突然厉声道：

“你胜了二爷的双飞剑，二爷自会告诉你！”

你字出口，身形不进反而疾退！

但是，就在他疾退的同时，双手短剑突然耍了两个银花！

紧接着，又是一声大喝，两道寒光，疾如奔电，分别向江玉峰射来。

江玉峰最初以为他会飞身前扑，没想到他竟疾速后退。正以为他要趁机逃走，准备急追时，没想到寒光电闪，两柄短剑，闪到了面前。

他心中一惊，疾颤手中长矛，幻起一个轮大枪花，立将两柄短剑击落！

也就在他抖抢的同时，已听到刘立韦大喝道：

“快放箭射他！”

但是，当江玉峰“当当”两声将两柄短剑拨落时，却见刘立韦飞身而起，越过船边的熊熊火把，迳向船下水中纵去。

同时，听他继续厉声道：

“姓江的小子，有本事到水里来！”

来字刚出口，“唰”的一声水响，溅起无数水花，立时没入水中。

江玉峰一见，十分懊恼，正待纵到船边下看，“嗖嗖”两声，两支冷箭应声射来。

也就在两支冷箭射到的同时，船下却传来秃子的声音道：

“盟主，要死的要活的？”

江玉峰一听，这才想起水功精绝的秃子王永青仍留在水中。

所以，他一面抖枪拨掉了冷箭，一面转首下看，正待说什么，船面突然响起司马玲的愤怒娇叱：

“贱婢纳命来——”

江玉峰听得心中一惊，急忙回头，只见司马玲的朱雀剑已震开了刘汾梅的单刀，一式“顺水推舟”，剑身一送，已刺进刘汾梅的酥胸！

只见刘汾梅花容大变，面无人色，一声尖锐厉噪，仍想举臂挥刀！

但是，司马玲的朱雀剑一撤出，她立即撒手丢刀，双手抚胸，张口喷出一口鲜血，翻身倒在船面上。

江玉峰一看，这才惊急地急声道：

“不要——”

要字刚出口，他已飞身纵了过去。

司马玲娇靥铁青，充满了杀气，这时一听，不由突然升起一丝妒意，望着江玉峰道：

“为什么不要？”

话声刚落，早已吓呆了的二三十名弓箭手，突然一声呐喊，纷纷拉弓搭箭，一阵“嗖嗖”声响，羽箭雨点般射来。

江玉峰一见，赶紧将手中长矛抖起一轮大枪花，同时道：

“就为了防他们这一招！”

司马玲一听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刚才刘立韦跃下船去对方没有敢放胆发箭的原因，正是因为他们老寨主的小女儿刘汾梅仍在船面上交手。

这时见刘汾梅已死，虽然纷纷发箭，但却不敢射得太低，显然是怕射中刘汾梅的尸体。

她想到此，突然心中一动，疾舞手中朱雀剑，就近拔起一支松油火把，急忙凑近刘汾梅的尸体，望着二三十名弓箭

手，怒声道：

“住手，你们再不住手我就烧你们小姐的尸体！”

这一招非常有效，二三十名弓箭手，纷纷吃惊地停下手来。

也就在这时，水面“嗖”的一声，由船下飞身纵上一个人来。

江玉峰急忙回头一看，正是秃子王永青。他浑身湖水流淌，腋下挟着纵下船去的刘立韦。

秃子在水中杀了粉缎劲衣青年刘立韦，立即飞身纵上了船头。

这时一见江玉峰，得意地呼了一声“盟主”，就要将刘立韦的尸体顺手丢在船上。

江玉峰一见，急用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，急声道：

“不要丢他，当心他们拿箭射你！”

秃子在十一凶煞中是出了名的精灵猴。

这时一看司马玲做势要烧刘汾梅尸体的样子，以及舱厅前二三十名弓箭手踌躇不安的情形，心中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

于是，他故意一挺胸脯，得意地说：

“属下捉了个活的！”

司马玲一听，故意顺手将火把丢进湖内，同时，有恃无恐说：

“把他送过来，我们正好拿他做挡箭牌。”

秃子恭声应了个是，立即向江玉峰和司马玲走来。

司马玲凝目一看，这才发现刘立韦的身体上，血水和湖水同时流下来。

多亏船头上插着十数支火焰熊熊的火把，照得光可鉴人的船面火红一片。对方二三十名弓箭手，正在那边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看不清是血是水。

江玉峰一见秃子走过来，继续以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，叮嘱道：

“王坛主，轻点放，面向上！”

秃子会意地点点头，轻轻将刘立韦的尸体放在刘汾梅的尸体后面，使舱厅前的弓箭手看不清楚，而且分不清是谁的尸体流出的血。

司马玲等秃子将刘立韦的尸体放好，立即望着惊惶失措的弓箭手等人，怒声道：

“你们听着，一切照着我的话去做，本姑娘绝不难为你们，如果胆敢违抗，企图打歪念头，本姑娘既敢杀你家小姐，当然也敢杀你们！”

说着一顿，突然又厉声问：

“这条船上的舵主是谁？站出来！”

早已停止偷偷议论的弓箭手等人一听，立即彼此观望，但没有一人站出来。

司马玲一见，急上前一步，伸臂将剑放在刘立韦的尸体上，同时，柳眉一挑，厉声道：

“如果再不站出来，我就将你们的少寨主杀了给你们看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二三十名弓箭手后面，突然传出一个响亮声音，急声道：

“慢着！”

江玉峰和司马玲三人一看，只见一个身材矮胖，穿着一

套淡灰水靠的中年人，微挑着浓眉，圆睁着大眼，紧闭着大嘴，从二三十名弓箭手后挤出来。

司马玲一见，立即沉声问：

“你就是这艘船上的舵主吗？”

矮胖中年人并未停止，一面前进，一面沉声道：

“在下是不是这艘船上的舵主已不重要……”

秃子见矮胖中年人仍继续向前走来，他担心对方发现刘立韦已死，只得怒喝道：

“站在那儿答话！”

那矮胖中年人一听，只得停止前进，但一双豹眼，却盯视在刘立韦的尸体上。

江玉峰一见，立即问：

“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矮胖中年人赶紧抬起眼皮，沉声道：

“现在我们山寨主落在你们手里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……”

司马玲未等对方话完，立即怒叱道：

“你知道就好。现在马上开船送我们到西岸去，我们要到魏镇去！”

江玉峰一听“开船”，这才发现大船早已停止前进，只是随着湖风向西飘动，已离开芦花荡很远了。

再看芦花荡的大火，由于风向的转变，火势虽然猛烈，但燃烧的速度似乎已慢了下来。如果沿岸的渔民及时来扑救，两端的大部苇林可能保下来。

再看自己乘来的那艘快艇，早已没有了踪影。

这时，他才明白司马玲为什么要胁迫大船将三人送往西